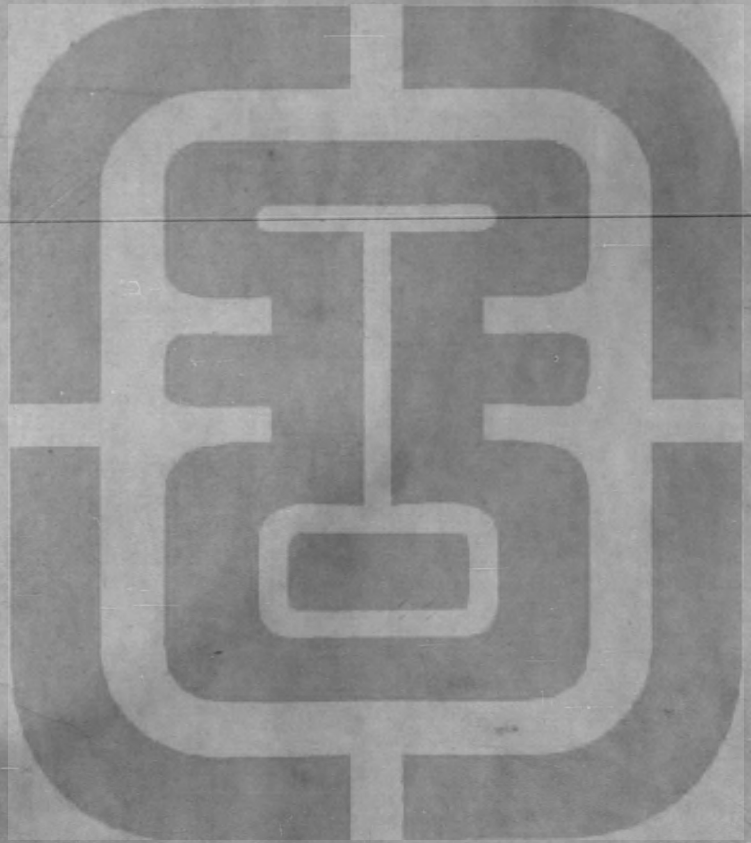


+

9



望雲樓稿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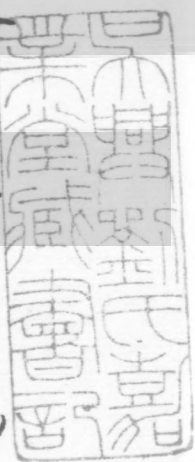
誌狀

處士貢麓惠君墓誌銘

今上辛亥春，予閉門讀禮，且三年矣。追念罔極，每自愴然曰：人子報親如是，止乎不覺，泫然泣下，而適有孝子惠敷江者，叩扉來伏地而泣，則持其先人貢麓君行實為孝廉張先生所狀者，丐予一言鐫之于石。予非其人也，然竊有動于君子之用情矣，其何敢辭？予謹按狀君

古吳念陽徐

如珂李鳴父著



惠姓諱如山，別號貢麓。其先世系出自姬周，自周惠王之後，以謚為姓。而惠之氏族始著家世。汴梁代有聞人于戰國為魏相，施于漢為交趾守，乘于唐為太僕，根迨宋有七者，公為鄧州路總管。靖康南渡，一徙而居湖之大全港，再徙而居蘓之陽山渚，即今長洲金市里。為惠氏所世，其家者云：入我明，則有溫州刺史曰昭，九江貳守曰英，興化別駕曰芾，弘治鄉進士曰深，載在家乘，不可枚舉。二傳而生阜，阜生情，情生定甫，定甫號少泉，即貢麓君尊人也。少泉公配某氏，舉六丈夫，子貢麓行。

第三生而聰穎出眾，資頗近儒。顧時時有恙，若不勝衣，以故少泉公最愛憐之，不令攻吐，嗶狀胸中。了曉解大義，自成童而屹然有巨人志矣。總角時族叔小溪無後，必欲得君為之後，君弗好也。固強之迫，而後應私念業已為人後，而可有二心乎？事小溪如父，事嗣母如母，孝敬有加焉。已而小溪夫婦意頗不如初，所以待君甚腆，鮮遣之歸，弗忍歸。再三遣之，乃與其王室人偕來，拜少泉公曰：今而後兒得畢力以事大人矣。家有重役，而况弱不勝，而諸弟又最幼，君挺身獨任，餉燕都餉白下。

一一克辦以無敗乃公事歲戊子赤地千里沅離載道
署邑者檄少泉公議賑恤而君上佐公家之急下分尊
人之憂多方拯濟所全活以數千計少泉老欲折子而
居以故地隘不能容意欲遣君就外舍而君先意迎之
遜居園林隙地且耕且築辛勤起家始有園工三房
之稱無何少泉夫婦相繼沒哀毀如禮附身附棺悉從
其厚曰吾幸已家溫而可儉吾親乎及小溪沒迎養嗣
母至老不怠尤人情所難者王室人蚤世所遺惟一女
繼娶亦得玉而君不以存沒易心追念結縞厚撫其女

既而嫁嫁而時周恤焉初君以善恙恐艱于嗣即嗣仲
兄之子名某者已而連舉三子撫兄子如初計產分授毫
無異同推而諸兄弟之子亦各分惠有差與人交不侮
鰥寡不畏強禦貧則相恤急則相赴死則相收慷慨勤
施是其天性里中人號為長者戊申夏大浸稽天吳民
幾沼當事者知君曾拯民于旱也而欲移以拯溺果能
平糴有法設糜有法俾朝廷賑蠲真意在沾被歲
不為害狀以弱肋趨公事勞瘁不堪舊恙作苦遂浸淫
不復起矣君篤于大誼而亦不遺細行敦于至戚而亦

不棄踈、遊事兩父兩母、而孝如一、撫猶子已子、而愛如一、娶前婦後婦、而恩如一、待族党外党、而惠如一、遇貧交富交、而禮如一、值歲早歲、滂而用心如一、可謂脩行完備、純一君子矣、乃竟以生平善恙、溘先朝露、豈非天哉、君生于嘉靖辛酉某月某日、卒于萬曆己酉某月某日、元配王氏先卒、繼配亦王氏、實生子男三、長敷、江、娶某氏、次某、娶某、敷、江等、以今年仲春某日、葬君于長洲縣雞籠山祖塋之次、不忘本也、予既次第其事、系之以銘、

銘曰、陽山之渚、世有君子、挺生哲人、益篤其祀、既脩內美、亦勤好施、親以逮疎、公爾忘私、修短者數、若或審之、福善者天、若或啓之、振麟趾、孰云無後、存順沒寧、未或不壽、相彼崇原、卜兆于斯、以裕後昆、勃發來茲、

外父靈巖史公墓誌銘

蓋不佞少而孤家慈以為豎子何能自立必得長者而托重焉乃議姻于新郭史公公諾之當是時不佞角未總也而公愛之不啻己子殷々乎有厚望焉逾十年不佞始^遊庠又十年始博一策而公已先一歲溘然狀朝露迄今復十年所矣夫公之望予也非一日而予之報公也未能以一朝非公負予予寔負公即微微予志尚當一言以闡潛德矧公之遺孤記言等泣而示以狀則季婿章象圭論次甚悉予則何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忠

益字朝廣，別號靈巖，其先溧陽人也。勝國時，紅巾賊起，祖興二避，居吾蘇之陽城湖。三傳而為贈御史公順，復徙郡之絃歌里，有子鑑。登弘治己未進士，選授御史臺。是為蠹菴。公用益大其族，而人遂名其所居里為史家巷。云蠹菴公生直，號淺溪，配郭孺人，為公大父母。淺溪公生臣贊，邑諸生，即公之考。虛室公也。虛室公娶于徐，早世，繼娶于陸，舉三丈夫。子公為之。季年甫十齡，陸孺人早見背，而虛室公又跣地不羈，日惟偕良朋，選勝地，嘲風弄月，而外絕不能煦煦。狀問兒女疾苦，以故公伶

仃特甚。狀公幼有志，每自向黨師問句讀，已解大義，輒津：誦讀不休，即虛室不知也。會有新郭吳翁好擇壻，見而異之，曰：是寧馨兒，非齷齪者。以禮為媒，館之貳室。無何，遂補士弟子員，而公之居新郭自此始。時吳有子幼而弱，吳之族豪有力者，慮無不甘心其子，以立傾其產。公因內擁幼孤，外禦諸侮，周旋其間，不下數年而卒。無奈荷吳之無後，而有後皆公力也。吳子年既壯，可任家事，則出府藏籍悉以授之，而僅以田半頃自給。有諷公者曰：若于吳不薄，而取償甚廉，如異日自為地，何公

曰苟具饘粥是亦足矣公既與吳孺人析居于外惟是克儉克勤身親拮据者若而年而後家稍隆隆起會虛室公有治命析其產為三畝以一屬公公固讓不肯受乃盡屬兩兄于是公之族豪有力者曰是子一饒至此百計以役中之矣諸生例得復其身即有田不踰頃不役即役無不控免者公既為族所中遂俛首就役不異齊民當事者廉知其寃役逾年乃免狀竟以役故家日益落居嘗怏怏不樂私自念家世業儒奈何澁農夫老于田間非所以觀子孫歆復其故里者數數焉已復自

維父死未葬何以家為故終其身僦居僊人里距新郭不數里而遙先是虛室公訣其子祖塋累累幾無隙地而必康我于新阡兩兄唯唯未克辦也公泣數行下曰夫非盡人子歟而何必以累兩兄日裹糧泆地師遍走名山得陳灣之陌而營之慎其宅兆倍其土工十年之田而不足也大抵公為人贏則讓人乏則自處受天下之不堪而已不怨竭一生之精力以為人而人不知生平寡言笑重狀諾而引進後學則有懷必吐夫妻儼于如賓自平等交不冠不見而坦中夷度令人望而可親

性厭塵囂一切靡麗之場不以托足而論心道則斗酒
相勞惟極慤懃自奉無長物一裘一葛况補之跡纍然
而好行其德于諸屬党歲時必有所濟至其嗜有書癖
尤出天性雖教竒未偶而老死一經不倦不愠晚得子
課之嗶咄無虛晷焉諸女皆令適儒生以為儒生勝田
舍即也若不佞尤其所首拔者歲甲午不佞舉于鄉公
願稍解曰是不負吾望且可為後人觀迨不佞歎鹿鳴
歸而公已淹然長逝嗚呼天何奪我公之速耶公生于
嘉靖丁酉七月初七日卒于萬曆甲午九月念三日享

年五十有八子男二長記言娶周氏次記東娶袁氏女
三長適承次適朱如松次適章象圭孫男二孫女二俱
幼記言等以今年甲辰三月廿二日葬公于陳灣祖塋
之次奉母吳孺人命也初公營此地以葬厥考也術家
言是將利伯仲不利而李法必易地公曰苟利伯仲即
季利也易何為卒營之未幾而公捐館舍記言等惶懼
以為術家言驗日裹糧從地師遍走名山如公故事將
以別葬公而竟無踰此地善識者謂虛室公之穴微偏
上脉稍急故公當稍次其下則急而緩受得真脉為法

曰大利於是卜之果吉乃掩窀穸嗚呼苟利伯仲之言
公之方寸有善地矣奚必多求乎哉銘曰
世降而下邈矣淳風孰為長者於維我公公生不辰遭
此多迪公行自古爰篤彝倫不義之富渺焉弗顧罔極
者親依然孺慕豈天無知胡不憇遺豈地有靈孕而俟
之陳芻之陌其中有真公藏以息永裕後人

8

8

文學丁鳴臺暨元配徐碩人墓誌銘

予未遇而為王陽丁年伯所知也延之家與仲氏堅吾

君相麗澤其伯氏鳴臺君時以藝相印正六時以斗酒

相慰勞惟相得也因而知有徐碩人之賢未幾予與堅

吾君同工公車鳴臺君即已溘先朝露迄于今而碩人

又淹逝矣俛仰三十年間恍然如昨方不勝良友之感

乃其孤汝朝泣而請誌於予且以澁父毅菴公狀見示

則予所不忍辭也君諱文起字鳳徵別號鳴臺其先苗

裔自師尚父少子封于丁始著姓歷漢以來寃以徑術

顯公著以宦績稱代有聞人不可殫述國朝正統間
祖謙自婁東遷茂先始隸籍焉生子昊以麟徑入郡庠
聲籍在吳文定王文恪公間晚為蕭山學博雖數奇
未售狀已世其業矣一傳為味泉公沂再傳為方池公
世熙五入棘闈弗獲雋沒而以子貴稱贈御史即君大
父也方池公配朱孺人生二子長震隣公饒于邑庠傳
別駕毅菴公次即玉陽公諱元復登隆慶辛未進士起
家信陽令召拜南臺御史以忤權貴僉閩蜀叅浙藩賦
歸來者二十春享筭八十有五事在申文定公誌中公

凡三娶初為陳湖陸宜人蚤世繼娶義興亦陸宜人實
生君君始生而丰骨挺秀贈公異之甫八齡陸宜人見
背哀毀骨立如成人禮玉陽公乃娶劉宜人而以君屬
焉宜人愛憐君不啻若己出君亦善事母劉如所以事
陸者時暨吾君始孩君既十年以長而與之同卧起共
提携怡友愛忘其異母弟也出就外傳日誦千言過
目輒不忘玉陽公心益喜為議姻得徐碩人焉碩人父
然溪公有聲國學其配即劉宜人女兄也宜人素知其
賢勸公禮聘之無何然溪公沒碩人倉卒于歸終十四

四耳而上事而尊人下事夫子率于婦道無少戾萃未
君與碩人同赴陽信之任以一切問視屬之碩人而專
肆力于文章取玉陽公生平得力學問如綱目性理蒙
引集解諸書無不字櫛句比探其奧旨發為制舉義根
極理要大有淵源而瀟灑絕塵尤多所自得時督學冲
臺陸公給諫虛臺吳公皆以時髦出公門下鮮所許可
率口君不置丙子遊府庠試輒高等自謂青雲指顧間
耳乃四戰秋闈四不利憤而成鬱碩人勞之曰功名外
物豈宜以身殉且若而尊人何君心然之而憤悱不已

攻苦如昨然精神已少減矣中更玉陽公自南臺數歷
中外家聲稍振君與碩人處之歆如食不兼味衣不重
綵蕭然儒素人不知其為閩閩家子婦也歲己酉玉陽
公致仕回捐俸治第頗弘厥欲以授君碩謂君叔幼未
卜居授之便吾夫婦得守先世舊廬足矣公竟不能奪
遂克成其志先是任立雍野李公公分校所取士也曾
任長洲至是以巡方至德公甚特為建坊表閭不知者
意君可居間兼囑以事請百金為壽君正色曰家世清
白奈何辱我尊人乎峻却之不顧庚寅春予奉公命館

於仲氏君時、過送時、相問難見其業、弥進其志、弥
銳而其體怯、不勝衣、則時勸以尊生、君弗以為意也。甲
午秋、予與堅吾君方歌鹿鳴、回君已困憊甚矣。是冬為
玉陽公古稀初度、君雖困床褥、意未嘗不在稱觴者。易
簣之夕、厨役王某聞君呼治具甚亟、趨而至、則已疾草
蓋神往也。其孝思純篤、至死不替如此。徐碩人既與君
訣、勺水不入口、誓相送九原者累日。舅姑嚴諭之、乃始
強起、每撫遺孤輒泣、數行下鬱、不自得。已亥、遘危疾、
自分無復生理、忽一夕自愈。說者謂神助云、已而嗣君遊

庠、娶得賢婦、內外政可無煩、碩人慮狀猶諄、戒勉惟
恐、子之不力于學、而婦之不勤于家也。其後數年、而值
劉宜人_之喪、劉宜人有堅吾君、諸自可無憾。碩人曰、均
人子也、敢自愛、可助萬分勿恤焉。又五年、而玉陽公捐
館舍、視力所及、共襄大事、與喪劉宜人無異。戊午、忽染
腹疾、子婦輩百計醫禱不效、則環向泣。碩人曰、吾所以
未填溝壑者、上為兩尊人下為藐孤耳。今兩尊人既以
天年終、而遺孤又以成立、吾得見夫子于九原、幸矣。卒
之辰、猶食蔬果、誦佛號、脩然長往。異哉、夫鳴臺君孝友

性生清白自勵、強學不怠、異抗厥宗、可謂翩翩佳公子矣、而卒以不壽、徐碩人半世孤單、一生辛苦、字孤養老、不墜家聲、六女中丈夫哉、壽矣而卒、未顯榮、是天之報施善人、竟何如哉、無其有待于後也、君生嘉靖丙辰十一月十九日、卒萬曆甲午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九、碩人生嘉靖戊午四月十六日、卒萬曆戊午九月初十日、享年六十有一、子男一、即汝朝、長庠生、今入太學、娶王氏、王文恪公孫承天知府聞溪公女、女一、適長庠生湯本淳、永明知縣湯一龍子、孫男二、俱幼、未聘、孫女

二、長適周家麟、潮陽知縣周之楨子、次字韓溪、禮部侍郎敬堂公孫、太學生韓逢祐子、太學君以今年十月十六日、奉碩人柩、與鳴臺君合葬于長洲縣射瀆鄉之新阡、遵遺命也、予忝世誼、頗悉其詳、銘曰、士行女、息、孝為之原、矧處異母、尤人難言、厥有至性、孳孳內室、人相成、惟德之競、壽夭難期、中道化離、筑、藐孤、母氏教之、彼蒼者天、惟善是福、鬱乎崇丘、發祥可卜、

8

鄉進士署中年教諭荆坡周公暨元配諸孺人墓誌銘

予方請沐里居、年家子周文學、持其兩尊人行實、謁予而屬之誌、予謝不敏、文學曰、始吾先子之舉于鄉也、附驥惟子、而祿仕中州也、又與子之馬首會、子蓋知先子之深者、子不誌而誰屬也、予遂不能辭、按狀、君諱植、成、字建侯、別號荆坡、其先世居玉峯、嘉靖間、曾祖宏補、郡博士、弟子員、因家焉、生子四、季曰萬章、號敬齋、以明經起家、授建安教諭、居多積德、出有善政、里中人至今

聲之、敬為公生敏學、娶錢碩人、實生君、君生未期而失
所怙、伶仃孤苦、惟母錢是依、惟大父母是賴、不離襁褓、
孺慕殷、隱狀有巨兒志矣、稍長、過目成誦、日記數千
言、比德角、則于書無所不讀、而發為文章、如萬斛之泉、
隨地湧出、不獨曹偶雄其才、即君自負、亦瞬息千里耳、願
以少孤、法當承重、敬為公夫婦相繼沒、斬焉棄徑者不
下五六載、以故君攻苦最久、為邑諸生最晚出、就試亦
最冠、其曹偶直指使、校士三吳、三學士各命題、三君以寸
晷拈九義、宏偉暢達、如出夙構、直指使異之、未幾餼于

庠、又未幾、升于曹、所至、聒目靡不以大物相推許者、甲
午、獲雋、人始謂文章有定價矣、已而數上春官、數不第、
乃以其餘力、留心家計、家始隆、起里中人、見一介擁
高貲、遂轉相付度、不知其節蓄經營所致、非有他謬巧
也、最後、謁選得中年諭、中年故多藩王支裔、其凌轢士類
至不可問、君以大義責之、宗人披靡而退、士氣藉以伸
焉、當事者因是才、君列上考、擬登荐剡、蓋將有六館之
望、非止百里才矣、癸酉春、猶蕪博一第、再上春官、竟以
次場獲戾、以君之才、方且雄視詞壇、夫寧闕華場屋出

淺夫短見說者謂為仇家所中云君終不以此自阻卜
築石湖旁栽花植柳開水尋山優游自得不知天之高
地之下也而條羅陽九則一疾逝矣君雖位不酬志而
一生出處亦自有邁迹元宗者問孰贊之則謂非諸孺
人力乎哉孺人係文學峻山長女以父師之家訓為女史
之法程蓋十九于歸而婦順章矣上有孀姑又上有垂
白二老日奉甘旨必躬必親下秉家政井井有條童僕
輩無敢欺者中尤注意教子自塾堂歸即篝燈督之字
句稍訛不難威以夏楚或誦如流又以果餌慰勞蓋課

讀每至夜分及辨色而又躬女紅矣甲午葦捷為良人
置側室視如女弟且付以篋鑰不嫌偶猜日惟屏居
一室禮佛稱偈修淨業為生平涉獵經史嘗錄公穀左
三傳摺法端妙至今曲為手澤及抱恙自知化期所囑
無他語惟教子讀書而已孺人事中年君不可謂無大
造于周而以祿以壽較中年君更不逮遠甚豈不悲哉
君生于嘉靖壬子某月某日卒于萬曆乙卯某月某日
享年六十有四配諸孺人卒于萬曆戊申某月某日距
其生嘉靖庚戌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九子男四長埏

邑學生卒娶沈氏次即城邑諸生娶陳氏三圻聘姚氏
四壤幼未聘側室徐氏出女六各適名家孫男長孝瞻
邑諸生娶吳氏次孝嗣娶傅氏餘俱幼君沒之某月日
文學率其弟姪奉兩尊人柩葬于吳縣一都某字圻之
新阡去石湖不一里許而虛其壙下之石以瑛予既重
違其請銘曰

福善者天缺陷者世周有先德發于後裔丹桂分香青
檀遺鉢未驟千里而遭一蹶爰有洲人婦順克敦溘先
朝露手澤迄存有餘不足天道翕張崇立懋鬱長發其祥

易州二守弘軒陳侯墓誌銘

蓋予束髮即辱知昌甫陳侯稱斷金者垂四十年戊午
春侯恙而予往訊嗚咽不勝若將與予訣者予慰藉去
未幾捐館舍矣為文哭之寥々數語未足誅侯萬一侯
之伯子元錫適以行略示讀未竟泫然泣曰是予所藉
以報知己者烏敢辭按侯姓陳諱允培字昌甫弘軒其
別號也世居茂苑之大姚倍稱為大姚陳自一世祖壽
以耕讀起家迨中丞公司馬公後先輝映而衣冠遂稱
濟濟八傳為侯之大父龍岡公娶于吳單傳為敬齋封

公配萬^范碩人實生我侯而仲即貞甫年兄云龍岡公雖一布衣士乎狀倜儻以節俠聞里中人倚以為命郡邑長吏時折節焉嘗指架上書曰繩吾祖者必吾孫也既得侯眉宇不凡極愛憐之送襁褓中受詩句即便成誦稍長語以他故事亦復了了益不勝喜及學為文章才情纒纒與貞甫氏聲稱籍甚制義流傳為鄉先達都御史華陽章公賾曰生男不當如陳氏子耶其以孫息字之遂委禽焉時柄國者創限額之令邑子弟雖甚俊秀率束于額而不得收龍岡公方日夜冀侯之繩武而

侯試輒不利望一博士弟子有如登天無何龍岡公夫婦相繼沒侯躡踊曰是孫之不肖以貽大父母戚也再出章洲人查佐敬齋公治棄事敬齋公得以無憾人稱為孝孫焉敬齋公雖秉家政狀素業儒不屑問米鹽貞甫氏又磊磊不治家人業侯曰吾家督也敢他諉耶與章洲人旦夕拮据辛苦自將者若而年而後家稍振及折七辭腆就廉不以克家自多也年既壯始遊庠時督學使者兩浙房公江右詹公皆字內文衡目不可一世獨首侯而餽廩之至江鄧兩邑侯尤待以國士謂文品士

品無出侯右者。若取青紫特餘事耳。乃七戰而七不利。迨仲氏釋褐，仲氏子亦上公車，而侯猶然老儒生也。喟然嘆曰：祖父積德，一發于吾弟，再發于吾姪，此為行仁義既效矣。吾且摩礪以需焉，發憤下帷，不替初業。諸執徑問難者，戶外屨嘗滿，亦使人厭所欲而往。會章洲人以辛苦過瘁，病且篤，侯執手泣曰：是三十年來所稱糟糠婦也。脫有不諱，其忍負之遂終身不復再娶。貞甫氏之令崇邑也，畢竟興除，罰二十以上，無不親決。侯以為神，太用則敝。數遺書心之，及遘危疾，夜半報至，躍而動。

曰：是不免矣。飛舸入境，遂得視含殮，徑紀其喪而歸。歸而恐傷兩尊人意，強為歡笑。若無戚容者。及視其私居寢處，滴淚班班。如漬，經年而未已也。已而敬齋公邑，不樂以失仲氏故。侯思所以娛親者，謁選得僭耳。僭故遠在海外，不便迎養。侯浩然有掛冠志。敬齋公曰：吾兩老人方善飯，汝不及今祿養，後無及已。不得已，策蹇之任。故事二州者，例得受牒質成。侯盡却其牒，一意與民休息。僭人士便之。方席不暇煖，而敬齋公凶問至。遂踉蹌以歸。一步一號，一慟一絕。重繭抵舍，而母夫人又疾。

草矣先是母夫人患痰疾水漿不入口者累月淹一
息命如懸絲葺疾至忽狀奮起侯且泣且慰復進湯藥
者數日人以為孝感所致居喪哀毀骨立幾不能生大
事畢猶廬墓不忍去且營壽藏于其側庶幾他日父子
祖孫世世相依也服闋補易州州雖劇郡而丞無事事
惟歲一稽尺伍而已侯并簡之曰安用是份者一意
休息仍用治僭法非奉大吏嚴督不以煩勾攝也屬有
忌者流言于新守守下車落難合侯弗知也有懷必
吐亦非公不至久而覺其無他守大悔為人所中益加

敬重不棄每月自設供具進諸生三試之其所賞鑒往往
脫穎而去暇則與二三孝廉立社賦詩以明吏隱及蒿
目時艱焦心民隱言經濟可見施行以故督餉黃公
提廠馮公事必諮詢至傾身為賓主交忘其分相臨矣
侯既以娛親悅就一官原非其好而又性伉直不習依
阿態步趨唯諾動遵令典致與當事相失遽得左遷
遷之日易人士攀轅曲之不可得單騎就道行李蕭然
歸而啟視之易志數卷而已既賦歸來遂築別舍栽花
莖竹卧歌其中課孫之外惟予以同志得時過從其他

軒冕之迹絕弗聞也。至其一片熱心拯人危、救人急、如受陸鴻臚之遺命、而撫其孤、念徐工舍之世交、而伸其枉、利不為動、勢不為屈、即加以惡報、亦不為阻、其久要不忘、類如此。侯素強、無恙及戊午春、偶染一疾、予以為勿藥自愈、乃抵掌教語、遂成永訣。天何奪我好友耶！大抵侯為人、恩隆于所厚、而惠不惠于遐遺、誼急于窮交、而情或傷于適直、色養祿養、百計娛親、詎不謂孝如墳如篋、錫原在疾、詎不謂友相莊相守之、死靡二詎、不謂義孤姪孤孫、撫之如一、詎不謂慈貧交、素交、患難必赴、詎

不謂信、惟是人有過、必苦口而規、事有不平者、挺身而諍、如予束髮締交以來、寧惟是帖括之相、為麗澤、蓋過失相規、裨益宏焉。而江邑侯亦云、予令長洲、昌甫不惜苦言、匡予過、予甚憇之、則侯之正直、無隱、驟可見矣。狀遇、則為江邑侯、不遇、則人人未必如黃如馮也。其得左遷、不亦宜乎。於予、侯之學、且以窺二酉、探石渠、乃竟不能博一第、侯之才、且以揮八極、馳皇路、乃竟不能驟千里、侯之志行、且以起九原、回白骨、乃竟不能享百歲、天之報施、是耶、非耶、豈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耶。侯生于

嘉靖癸丑某月某日卒于萬曆戊午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六元配章泚人都御史華陽公子少華女生男二長即元錫吳庠生例入太學娶隱士宋少雲女次三錫長洲庠生娶少恭室杜公子潛吾女女二一適郭太學介甫子士肅章泚人出一適韓太學鳳岐子泌側室張氏出孫男四濟川娶少卿麗江黃公子太學見恭女濟世聘張文學雲舉女清時幼未聘元錫出清美娶吳文學伯明女三錫出孫女四一適顧文學舍岳子家燦一適金處士企雲子庠生近思一適徐太學春野子奎暉

一字嚴振字子悌俱元錫出元錫率其子姪以己未年某月日奉侯之柩與章泚人合葬于大姚村成先志也予以世誼得詳其事銘曰

三代而降直道在民人心不古寢失其真厥有至人古之遺直肅雍是敦匡救是亟狀諾一朝終身不媿一死一生乃見交誼位未酬愿遽而徜徉崇丘在此長發其祥



先妣劉太安人行狀

嗚呼、吾母見背、數年往矣、不肖等勉力襄事、雖與先君

子共掩窀穸、唯是墓工之表、隧中之銘、缺焉無聞、夫寧

碌、因循、以至於此、實欲狀吾母而_不忍也、他人之母、以

憂勤始、以安樂終、吾母則食貧茹苦、終身如一日、他人

事母、或以善養、或以祿養、不肖事母、則善養不必有其

實、而祿養亦僅有其名、蓋嘗追往事、憶劬勞、每欲纂述

生平、表章盛美、而一念及之、中心如割、曾未濡毫、輒嗚

咽、不自勝者、屢矣、雖然、日月居諸、光陰易邁、不以此時

丐名公垂不体^朽異日或填溝壑俾我母苦志特搵湮沒
無傳不孝之罪可勝贖哉是用投淚搦管銓次崖略惟
秉筆君子矜而採焉吾母姓劉氏其先江西新建人
國初始祖宗政代其兄謫戍吾蘓三傳而為尚書鐵柯
公又三傳為諸生陽號沙堤即吾母之考而妣吳碩人
則昆陵尚書源潔公曾孫女也初吳碩人合卺于沙堤
公既有娠矣夜夢室中鼓吹導至其庭覺而自喜意且
生男男且貴及免則得吾母一女子耳何貴之有沙堤
公曰不然。是呱。者非凡聲貴以夫貴以子皆貴也何

必男稍長淑慎幽閒不妄言笑外大父心異之既得兩
弟友愛彌至問安視膳率以身先外大父益內喜是他
日能為賢媳婦者外大母有危症諸醫環視莫敢治吾
母年十二奮報曰安有為人子而坐視其母之危者裂
佩蠲付女奴禱之一禱輒愈人以為孝感所致及笄許
字先君子玉門公當是時也大父怡蘭公擁素封有丈
夫子三女男稱是而先君子為之長既室吾母諸姑私
相謂此閨閩女不驕矜且耳終不問井臼而搯作矣然
先大父性倜儻外既豪俠自命而內復嗃嗃搯家政兼

以先大母薛碩人持重寡言課女紅畧不假借吾母躬
親作苦至不辭併緝洗嘗有以為一家倡者甚得兩尊
人歡未幾大盜至斬閔而入先君子恃其有膂力也欲
堵而拒之吾母肘曰即傾貲異日可致設有不測奈兩
尊人何遂任其擔囊挈櫃而去先大父好行其德先君
子又善體之歲所周給士不下數百量狀誼急窮交而
心不欲有富貴態舉兩兄舉兩姊以及不肖皆吾母自
乳之襁褓提携形神為瘁不似他巨族有阿姆輩可一
代其勞也先君子性好客所交諸名士戶內履嘗滿吾

母潔酒漿視肴核身在中饋者無虛日焉及自奉衣粗
食糲澹如而已諸妯娒既衆家人輩未免曹分耦猜率
待以至誠結以恩誼同居者四十餘年而肅：雍：曾
無間言定省暇念及外大父母則視所有驅女奴跋涉
而問起居城市觀者至相謂徐家婦教念其親也終外
大父母之世歲時問遺勿之絕一世廟季年倭警沓來
東南騷動先君子督鄉兵作保甲團練法推牛饗士日
費無筭吾母傾儲倒篋恣所用之卒無幾微少見于色
先君子素強無恙竟以督兵故感內傷疾又以先大父

困于諸重役家道日益落所為供食指間多稱貸為用
邑：不自得疾痼吾母日視湯藥食不甘味寢不安枕
者數年于茲至不肖年十四而遂遭先君子之難先君
子曾負恙禱于太和三山至是欲再往吾母力止之不可
乙亥春禱已還次漢陽疾革凶問至吾母悲啼慟絕灌
而甦甦而復絕如此者數四良久乃曰嗟乎今日之事
天亡我也率不肖輩籲天而號日夜不絕聲或淚盡繼
之以血行路聞之皆為沆涕已則仰而嗟曰何以祇兩
尊人壽俯而啼曰何以使藐諸孤成立終而太息曰豈
其有負于人以貽死者羞遂矢天日奉長齋庶幾高堂
壽考永作疋馬先是習俗相沿衡量之類未免出入異
制盡取而剖之折之一準諸平等謂安用是屑者惟
令男子耕女子織終歲拮据自食其力復銖而累之以
償子母數年積逋不令絲毫負也每親課書教諸孤咕
嗶而子不肖尤為諄切不肖少而穉遊戲玩好未能謝
絕一日召而數之曰吾望而成立以光而父而今無望
矣不覺放聲哭不肖亦天哭蓋自是而不肖始警省也
稍知肆力于文章矣然而家窘甚無力延党師吾母

請于先大父曰孫兒聰慧似可習儒業願無賢師安所得進益先大父曰吾雖貧尚有瘠田數頃歲所入可供館穀孫兒其負笈從師無過慮于是不肖遊學于巨源周先生之門而先大父性倜儻所許館穀未必以時至每一歸省則吾母脫簪珥以應再歸省則典裳以應最後橐中虛無可應者母子相對泣隣媪聞而慰曰學書不成何不棄而改業吾母正色曰媪言非是見慎無聽去速就館未亡人自有處則以耕犢一頭易白鏹而至矣先生聞而歎曰賢哉母也亦何必乃爾自是不數

計有無而先大父歲終所輸粟亦如額遂以為常得卒業焉時有女兄未嫁不肖且未聘吾母上稟尊人內自料理蚤夜思維幾于心血俱嘔俾吾姊有家而不肖有室新婦至第令謹司筥鑰一切米鹽凌雜仍自領之恐不肖知家事則分舉業心至于給筆劄供膏晷靡不有求輒應如夙辦者歲辛卯先大父棄世家道雖中落而四方至者趾相錯于道吾母戚易備至附身附棺勿使有憾而弔者在門井然成禮人共訝徐氏不貧也不肖雖餼于庠三就試不利場屋吾母以為學未精耳斷

撥課讀益有加焉。甲午秋捷書至，謂不肖曰：甬伸于久，
屈當必拔茅而去，子必勉之。及乙未果然，始解頤曰：是
可以報而父于地下矣。已而不肖法得內補，欲將母行。
母曰：安忍舍筑？老姑，送子為千里行，休矣。子事子之
君，我事我之姑，無相念也。不肖遂候選。一闕下，得刑曹。
而先大母薛碩人亦棄世，吾母哀毀骨立，勉力營辦。一
如喪先大父故事，無少憾。而後乃就邸養。既至，見邸舍
蕭然，四壁慰不肖曰：此真清白吏所居，不為苦也。已亥
冬，以不肖考績封太安人，蓋龍章雖煥而象服未膺也。

居無何而有同舍郎建言之事，是時言者出意外。上
處言者出格外，再得嚴旨，一署皆空，而不肖遂謫滇南。
萬里回顧老母，戀戀不恣捨去。吾母曰：東西南北惟一
上所命，矧是行也。天蓋有以成汝，能增修而德勤營
而職，天必祐之。主上必賜而以環天威咫尺，無徒為
兒女態也。不肖謹受命居滇者數月，而奉法循禮無少
怠。吾母教之也。既還里，則又戒以毋濫交遊，毋干請謁。
母逐錐刀，母耽燕樂，惟是耕課奴織課婢，誦讀課子孫。
一如秀才風味，而後不墮家聲。不肖謹奉命里居者十

二載而躬耕課子外無他營吾母教之也不肖內子善病每間歲一大發發則幾不起吾母焚香告天或跪禱竟日戒勿使病者知病少間莫解其故聞之侍者知為精誠所格云仲兄嫂相繼沒所遺諸女孤伶竹甚則令內子衣食無乏而身自與之相卧起曰媳婦病豈堪僕僕吾老人自子之耳其慈愛肫篤如此他如居常議論非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不以矢之口平日行實非綱常名節廉潔忠信不以措諸躬勤施有所不怠自內外戚黨以至臧獲廝養無不人沾其惠嘖笑有所不假自家庭謙受一謙可乎吾母曰若然是人以稱觴累吾晚節吾又以誕辰累兒生平也概泛謝却即一絲一縷弗納焉自賦栢舟以來間嘗禮蒲團誦貝葉乃一切優婆尼絕弗與往還曰儒家修行素心且矣豈必摩頂受記乃稱佛子哉戊申秋偶患腹疾吾母初不以為意逾月醫藥罔效乃姑集子姓戒諭甚悉問後事具否曰已具問何所送來曰有以滇俸至者額曰果爾甚善如有無故之獲

則吾不瞑目矣。易箒前一日，醫請脈曰：無為。頃夢中有
白雀來，期我以子夜去。我不起矣。狀寤，強起如廁，諄
以兄弟見囑，皆治命也。夜過半，不肖等環侍，母忽搖手
曰：汝等暫退，無阻我行。時有女兒倩，吾母忽覺體中輕，
如有物冲舉去，側身而逝。母不漫語矣。嗚呼痛哉！吾母
辭世三月而不肖某有衡陽之一命，賜環一語，誠如母
訓，奈何不令吾母見之也。嗚呼痛哉！大抵吾母為人有
柔嘉推則之令德，而性剛于丈夫，有慎密匪懈之小心，
而見卓于男子，有恬靜無求之雅操，而力擔乎宇宙事。

父母而起敬，起孝其小節也。養舅姑而盡物盡志，其細
務也。相夫子而必敬必戒，其庸行也。宜家人而有恩有
誼，其常法也。乃吾母所處，有甚難焉者：遭家不造，則振
起難；昊天不弔，則自立難；高堂之風燭不定，則仰事難；
諸子之頭角未成，則啟後難；而吾母踽、焉涼、焉洞
、焉曠、焉滿腔熱血，滴淚俱枯，百斤苦心，寸腸欲斷。
死則為殉義生則為保孤，居則為節烈，動則為幹蠱。至
于人事盡天意，回垂白二老幾希九齡，三尺藐孤，幸徽
一命，狀後報于地下曰：天平六知，吾母所處者極難乎。

則有天地為之震動鬼神為之飲泣者而可以尋常女子目之乎、願行誠修而報未稱、節誠苦而享未酬、僅僅一封章名焉而已、奉養則終身茹淡也、被服則終身布素也、居處則終身卑且陋也、遐升之日、敝簪遺履分之家人且不給、雖吾母天性固然、亦安用人子為哉、名為祿養而無其實、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嗚呼痛哉、吾母生于嘉靖丁亥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萬曆戊申年八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有二、配吾父、勅贈刑部員外郎玉門府公、先三十三年卒、子男三、長如珪、京衛武

學生、娶郭氏、府庠生郭郊女、次如璧、娶嚴氏、繼娶陸氏、俱先卒、次如珂、即不肖、乙未進士、任南京禮部祠祭司、即中、娶史氏、府庠生史忠益女、封安人、女二、長適金元陞、浙江紹興府經歷、瑞洲公志道子、次適王子章、縣庠生、王寓子、孫男四、泰階、娶吳氏、鎮叅將三吳公存賢女、如珪出、廷棟、邑庠生、娶楊氏、宮保大司馬楊莊、蘭公成孫女、繼娶尤氏、雲南左布政雲谷公錫類孫女、廷桂、娶汪氏、工部都水司郎中來虞公起鳳女、廷楨、娶顧氏、廣東按察司副使箴吾公起淹女、俱如珂出、孫女五一

景

遷戶部郎中王^{三元}一適宜興學諸生李守櫻一適太學
生曹楨雲南右布政儀山公司勲子一適長洲學諸生
唐毅一適太學生張景明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岷持公
其廉嗣子曾孫三祥兒瑞兒廷棟出慶兒廷柱出曾孫
女五俱幼先于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廿二日不肖等奉
太安人柩與玉門府公合葬于吳縣十三都名字圩之新
阡但吾母一生辛苦半世孤單歷人間未有之艱難而
未享人世一日之安樂不肖等所為仰天椎心呼號而
不能已者也倘蒙一秉筆君子不棄潛德樂與闡揚

豈惟先太安人與不肖孤等邀有榮施其自世世子孫
啣結以之矣不肖某臨狀不勝哀痛所懇之至



